

隋 唐 嘉 話
大 唐 新 語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

第一輯

2

隋唐嘉話 劉餗著

大唐新語 劉肅著

古典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七·上·海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

第一輯

- 1 唐才子傳
- 2 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
- 3 唐國史補 因話錄
- 4 唐摭言
- 5 唐語林
- 6 羯鼓錄 樂府雜錄 碧雜漫志
- 7 唐音癸籤
- 8 教坊記 北里志 青樓集
- 9 醉翁談錄
- 10 雲麓漫鈔

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

劉餗等著

*

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 152 弄 18 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別陸號

三星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78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6 3/8 字數 110,000 ·

一九五七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6,000 定價 (7) 0.55 元

出版說明

『隋唐嘉話』和『大唐新語』，記錄隋唐人的言行、故事，都是唐朝作家仿效『世說新語』的著名作品。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風尚和人們的思想，也有一些關於文學和藝術方面的記載。其中許多故事，且成爲後代小說家常加採用的題材。雖然記述的面不廣，但作爲一種文學藝術研究的參考材料，還是有其用處的。

『隋唐嘉話』作者爲劉餗，天寶（七四二——七五五）年間人。『大唐新語』作者爲劉肅，元和（八〇六——八二〇）年間人。前者，我們用顧氏文房小說本校印；後者，我們用稗海本校印。另用舊唐書校正了文內某些錯字。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，『大唐新語』卷末有總論一篇，但稗海本佚去未載。

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

目 錄

出版說明	一
隋唐嘉話	一
卷上	二
卷中	二
卷下	三
大唐新語	三
原序	四
目錄	五
卷之一	七
卷之二	兜
卷之三	奕
卷之四	七

目 錄

二

卷之五	九
卷之六	101
卷之七	115
卷之八	139
卷之九	143
卷之十	154
卷之十一	165
卷之十二	176
卷之十三	187

隋
唐
嘉
話

隋唐嘉話 并序

彭城劉 餗 字鼎卿撰

述曰：余自髫髻之年，便多聞往說；不足備之大典，故繫之小說之末。昔漢文不敢更先帝約束而天下理康，若高宗拒乳母之言，近之矣。曹參擇吏，必於長者，懼其文害觀焉。馬周上事，與曹參異乎？許高陽謂死命爲不能，非言所也。釋教推報應之理，余嘗存而不論；若解奉先之事，何其明著。友人天水趙良玉睹而告余，故書以記異。

薛道衡聘陳，爲人日詩云：『入春纔七日，離家已二年。』南人嗤之曰：『是底言，誰謂此虜解作詩！』及云：『人歸洛雁後，思發在花前。』乃喜曰：『名下固無虛士。』

隋高穎僕射，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，思得一公事，輒書其上，至明，則錄以入朝行之。

京城南隅芙蓉園者，本名曲江園。隋文帝以曲名不正，詔改之。

李德林爲內史令，與楊素共執隋政。素功臣豪侈，後房婦女，錦衣玉食千人。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，則其寵妾所召也。素俱執於庭，將斬之。百藥年未二十，儀神雋秀。素意惜之，曰：『聞汝善爲文，可作詩自敘。稱吾意，當免汝死。』後解縛，授以紙筆，立就。素覽之，欣然以妾與之，并資從數十萬。

煬帝善屬文，而不欲人出其右，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。後因事誅之，曰：『更能作「空梁落燕泥」否？』

煬帝爲燕歌行，文士皆和。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，帝每銜之，胄竟坐此見害，而誦其警句曰：『「庭草無人隨意綠」，復能作此語耶！』

僕射蘇威有鏡殊原作精好，曾日蝕，既鏡亦昏黑無所見。威以爲左右所汙，不以爲意。他日日蝕半缺，其鏡亦半昏如之。於是始寶藏之。後櫃內有聲如磬，尋之，乃鏡聲也。無何而子夔死。後更有聲，無何而威敗。後不知所在云。

洛陽南市，卽隋之豐都市也。初築外垣之時，掘得一塚，無輒斃。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：『筮言居朝，龜言近市；五百年間，於斯見矣。』校其年月，當魏黃初二年。

隋文帝夢洪水沒城，意惡之，乃移都大興。術者云：『洪水卽唐高祖之名也。』

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，乃於鄠司竹園，招集亡命以迎軍。時謂之『娘子兵』。

秦王府倉曹李守素，尤精譜學，人號爲『肉譜』。虞祕書世南曰：『昔任彥昇善談經籍，時稱爲「五經笥」；宜改倉曹爲「人物志」。』

隋司隸薛道衡子收，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，早亡。太宗追悼之，謂梁公曰：『薛收不幸短命，若

在，當以中書令處之。』

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匡社稷，謀於衛公李靖，靖辭；謀於英公徐勣，勣亦辭。帝以是珍此二人。太宗燕見衛公，常呼爲兄，不以臣禮。初嗣位，與鄭公語，恆自名。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。

太宗每見人上書，有所裨益者，必令黏於寢殿之壁，坐臥觀覽焉。

太宗每謂人曰：『人言魏徵舉動疎慢，我但覺其嫵媚耳。』貞觀四載，天下康安，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。戶不夜閉，行旅不賣糧也。

太宗謂羣臣曰：『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，唯魏徵勸我，今遂得功業如此，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。』

衛公既滅突厥，斥境至於大漠，謂太宗曰：『陛下五十年後，當憂北邊。』高宗末年，突厥爲患矣。突厥之平，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於朔方，以實空虛之地，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。鄭公以爲夷不亂華，非久遠策。爭論數年不決。至開元中，六胡州竟反叛，其地復空也。

衛公始困於貧賤，因過華山廟，訴於神，且請告以位官所至。辭色抗厲，觀者異之。佇立良久乃去。出廟門百許步，聞後有大聲曰：『李僕射好去！』顧不見人。後竟至端揆。隋大業中，衛公上書，言高祖終不爲人臣，請速除之。及京師平，靖與滑儀、衛文昇等俱收。衛滑旣死，太宗

慮囚，見靖與語，固請於高祖而免之。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，靜巴漢，擒蕭銑，蕩一揚越，師不留行，皆靖之力。武德末年，突厥至渭水橋，控弦四十萬，太宗初親庶政，驛召衛公問策。時發諸州軍未到，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。胡人精騎騰突挑戰，日數十合。帝怒，欲擊之。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，潛軍邀其歸路。帝從其言，胡兵遂退。於是據險邀之，虜棄老弱而遁，獲馬數萬匹，玉帛無遺焉。

隋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銓人，至梁公房，蔡公杜，愕然端視良久，降階與之抗禮，延入內廳，共食甚恭，曰：『二賢當爲興王佐命，位極人臣。杜年壽稍減於房耳，願以子孫相託。』貞觀初，杜薨於右僕射，房位至司徒，秉政三十餘載。

太宗之爲秦王，府僚多被遷奪，深患之。梁公曰：『餘人不足惜，杜如晦聰明識達，王佐才也。』帝大驚，由是親寵日篤。杜僕射薨後，太宗食瓜美，愴然思之，遂輟其半，使置之於靈座。

鄭公嘗拜掃還，謂太宗：『人言陛下欲幸山南，在外悉裝了，而竟不行，因何有此消息？』帝笑曰：『時實有此心，畏卿噴，遂停耳。』

太宗曾罷朝，怒曰：『會殺此田舍漢。』文德后問：『誰觸忤陛下？』帝曰：『豈過魏徵，每廷爭辱我，使我常不自得。』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。帝驚曰：『皇后何爲若是？』對曰：『妾聞主聖

原作勝 臣忠，今陛下聖明，故魏徵得直言。妾幸備數後宮，安敢不賀。」

太宗得鵠，絕俊異，私自臂之，望見鄭公，乃藏於懷。公知之，遂前白事，因語古帝王逸豫，原作徵 魏徵以諷諫。語久，帝惜鵠且死，而素嚴敬徵，欲盡其言。徵語不時盡，鵠死懷中。

太宗謂梁公曰：「以銅爲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爲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爲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嘗寶此三鏡，用防己過。今魏徵殞逝，遂亡一鏡矣。」

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。既而君集言於帝曰：「李靖將反，至於徵隱之際，輒不以示臣。」帝以讓靖。靖曰：「此君集反耳。今中夏原作義安，臣之所教，足以制四夷矣。而求盡臣之術者，

是將有他心焉。」

衛公爲僕射，君集爲兵部尙書，自朝還省，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。靖謂人曰：「君集意不在人，必將反矣。」

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，起繞床而步，亟命召之，以出其不意。既至，曰：「臣，陛下幕府左右，乞留小子。」帝許之，流嶺南爲奴。侯君集既誅，錄其家，得二美人，容色絕代。太宗問其狀，曰：「自爾已來，常食人乳而不飯。」又君集之破高昌，得金篋二，甚精，御府所無，亦隱而不獻，至時并得焉。

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，結爲兄弟。密既亡，雄信降王充，勸來歸國。雄信壯勇過人。勸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，元吉恃其膂力，每親行圍。王充召雄信告之，酌以金碗。雄信盡飲，馳馬而出，槍不及海陵者尺。勸惶遽連呼曰：『阿兄，阿兄，勸主。』雄信攬轡而止，顧笑曰：『胡兒不緣你且了竟！』充既平，雄信將就戮，英公請之不得，泣而退。雄信曰：『我固知汝不了此。』勸曰：『平生誓共爲灰土，豈敢念生，但以身已許國，義不兩遂，雖死之，願兄妻子何如？』因以刀割其股，以肉啖雄信，曰：『示無忘前誓。』雄信食之不疑。

英公雖貴爲僕射，其姊病，必親爲粥。釜燃，輒焚其鬚。姊曰：『僕妾多矣，何爲自苦如此？』勸曰：『豈爲無人耶？願令姊年老，勸亦年老，雖欲久爲姊粥，復可得乎？』

英公嘗言：『我年十二三，爲無賴賊，逢人則殺。十四五爲難當賊，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。十七八爲好賊，上陣乃殺人。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，用兵以救人死。』

鄂公尉遲敬德，性饒果，而尤善避槊。每單騎入敵，人刺之，終不能中，反奪其槊以刺敵。海陵王元吉聞之，不信，乃令去槊刃以試之。敬德云：『饒王著刃亦不畏傷。』元吉再三來刺，既不少中，而槊皆被奪去。元吉力敵十夫，由是大慚恨。太宗之禦寶建德，謂尉遲公曰：『寡人持弓箭，公把長鎗相副，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。』乃與敬德馳至敵營，叩其軍門大呼曰：『我大唐秦

王，能鬪者來，與汝決。」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。禦建德之役，既陳未戰，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，鎧甲鮮明，指謂尉遲公曰：「彼所乘馬，真良馬也。」言之未已，敬德請取之。帝曰：「輕敵者亡。脫以一馬損公，非寡人願。敬德自料，致之萬全。」及馳往，并擒少年而返。卽王充兒子僞代王琬。宇文士及在隋，亦識是馬，實內廐之良也。帝欲旌其能，並以賜之。

太宗將征遼，衛公病不能從，帝使執政以起之，不起。帝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明日，駕臨其第，執手與別。靖謝曰：「老臣宜從，但犬馬之疾，日月增甚，恐死於道路，仰累陛下。」帝撫其背曰：

「勉之。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，竟能自強，立勳魏室。」靖叩頭曰：「老臣請攀病行矣。」至相州，病篤不能進。駐蹕之役，高麗與靺鞨合軍，方四十里。太宗望之有懼色。江夏王進曰：

「高麗傾國以抗王師，平壤之守必弱，假臣精卒五千覆其原作本根，則數十萬之衆，可不戰而

降。」帝不應。既合戰，爲賊所乘，殆將不振，還謂衛公曰：「吾以天下之衆，困於蕞爾之夷，何也？」靖曰：「此道宗所解。」時江夏在側，帝顧之。道宗具陳前言。帝悵然曰：「時思遠不

憶也。」駐蹕之役，六軍爲高麗所乘。太宗命視黑旗，英公之麾也。候者告：「黑旗被圍。」帝大怒。須臾，復曰：「圍解！」高麗哭聲動山谷，勦軍大勝，斬首數萬，俘虜亦數萬。

鄭公之薨，太宗自製其碑文，并自書。後爲人所間，詔令仆之。及征高麗不如意，深悔爲是行，乃

嘆曰：『若魏徵在，不使我有此舉也。』既渡遼水，令馳驛祀以少牢，復立碑焉。

征遼之役，梁公留守西京，勅以『便宜從事，不請。』或詣留臺稱有密者，梁公問密謀所在，對曰：『公則是也。』乃驛遞赴行所，及車駕於相州。太宗聞留守有表送告人，大怒，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，問：『反者爲誰？』曰：『房玄齡。』帝曰：『果然。』叱令斬腰。璽書責梁公以不能自任，『更有如此者，得專斷之』。

太宗嘗止一樹下，曰：『此嘉樹。』宇文士及從而美之，不容口。帝正色曰：『魏公嘗勸我遠佞人，我不悟佞人爲誰，意常疑汝而未明也。今日果然。』士及叩頭謝曰：『南衙羣官，面折廷爭，陛下嘗不得舉手。今臣幸左右，若不少有順從，陛下雖貴爲天子，復何聊乎？』帝意復解。

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，原作以餅拭手。帝屢目焉。士及佯爲不悟，更徐拭而使啗之。

趙公宴朝貴，酒酣樂闌，顧羣臣曰：『無忌不才，幸遇休明之運，因緣寵私，致位上公，人臣之貴，可謂極矣。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？』或對爲不如，或謂過之。曰：『自揣誠不羨越公，所不及越公一而已。越公之貴也老，而無忌之貴也少。』

武衛將軍秦叔寶，晚年嘗多疾病，每謂人曰：『吾少長戎馬，經三百餘戰，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，何能無病乎！』

秦武衛勇力絕人，其所將槍，踰越常制。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，馳馬頓之城下而去。城中數十人，共拔不能動。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。迄今國家每大陳設，必列於殿廷以旌異之。

隋唐嘉話中

太宗令虞監寫『烈女傳』以裝屏風，未及求本，乃暗書之，一字無失。

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，稱『奉』則以尊，言『賜』又以卑，乃問之虞監，曰：『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『餉』。』遂從之。

太宗嘗出行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。上曰：『不須。虞世南在此，行祕書也。』

太宗稱：『虞監博聞、德行、書翰、詞藻、忠直，一人而已，兼是五善。』及虞監亡，哭之慟，曰：『石渠、東觀之中，無復人矣。』虞公之爲祕書，於省後堂，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，號爲『北堂書鈔』。今此堂猶存，而書鈔盛行於代。

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，奏太陽合日蝕當旣，於占不吉。太宗不悅曰：『日或不蝕，卿將何以自處。』曰：『如有不蝕，則臣請死之。』及期，帝候日於庭，謂淳風曰：『吾放汝與妻子別。』對以『尙早一刻』，指表影曰：『至此蝕矣。』如言而蝕，不差毫髮。

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，有暴風，自南而至。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，張以爲有音樂。左右馳馬觀之，則遇送葬者，有鼓吹焉。